

書介

文：草草

《末日酒店》(中英對照)

定價：港幣65元

作者：黃碧雲
出版：天地圖書



「故事不過是生活的偶然總結。那次去澳門，澳門經常去，從1986年那一次去了現已關閉的峰景酒店，澳門時常是我鄰城。後來去了一間舊屋改建的酒店，刷牙的時候發覺杯底寫了The End字樣，洗澡時發覺皂液瓶燒的是聖經傳道書經文『虛空的虛空』，有人告訴我，酒店經理的兒子患了血癌。我就想到了酒店的記認，時間，以及開始在我身上侵蝕的毀壞，所以就寫了《末日酒店》。寫完以後再去了一次里斯本，以為可以給故事再添些甚麼，但加無可加，故事謝絕碰觸，我是作者也奈何它不得，只好以它原來的面貌呈現。小說總結生活，並且比我們的生活驕傲，跳脫，自由，長久：我們生之中，無法得到的，小說賜予，因此我必須寫。」——黃碧雲

《壹壹壹——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的百年影像史》

定價：港幣560元

編著：劉香成
出版：香港商務印書館



作者通過歷時一年對全球範圍內公共展館和私人藏品的梳理匯編，用真實的影像重現近一個世紀的「集體記憶」。這書通過所收集的影像，為今天與未來的讀者塑造1850至1928年間中國日常生活、歷史事件與社會巨變的視覺敘事。

《雅各的千秋之年》

定價：新台幣450元

作者：大衛·米契爾
譯者：廖月娟
出版：天下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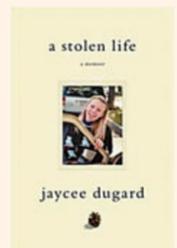


這書榮獲2010《時代》雜誌年度十大小說、2010《紐約時報》年度百大好书，並入圍曼布克獎、獨立書商最佳書獎、布萊克小說獎。1799年，荷蘭東印度公司員工雅各來到日本長崎出島，希望在服務期滿後衣錦還鄉，迎娶未婚妻。不料，東方的爭權奪利與人性私慾讓他面臨重大抉擇；更糟的是，他發現自己深深迷戀一名日本女人……大衛·米契爾在這書中描繪18世紀末，西方人與日本人在長崎出島的眾生相。他靈活描寫各個人的心理狀態，並糅合歷史、冒險、愛情、傳奇等元素，刻劃出栩栩如生的時代版畫。

《A Stolen Life: A Memoir》

定價：美元24.99元

作者：Jaycee Dugard
出版：SIMON & SCHUSTER INC.



如果有一天，最精華的人生被偷去了18年，你會怎麼辦？1991年，美國加州的11歲女孩Jaycee Dugard被用電擊棒電昏帶走，18年來，她被前科累累的性罪犯夫婦囚禁在自家後院，並生下了兩個女兒。獲救後的Jaycee Dugard在書中勇敢自述18年來的受害始末，這書甫出版即登上亞馬遜書店暢銷榜，更被認為是2011年最震撼人心的自傳。

《別相信任何人》

定價：新台幣290元

作者：S. J. 華森
譯者：顏湘如
出版：寂寞出版



美國重量級小說家、英國鑽石七首獎大師齊聲叫好的完美新人作。每一天醒來，克莉絲汀都身處一個陌生的房間，身旁躺着一個不認識的男人。當她面對鏡子，只看見一張陌生的臉，比她所知的自己老了20歲。接着，男人會耐心說明：我是妳丈夫班恩，妳今年47歲，20年前遭遇嚴重車禍，從此記憶受損。她世界裡的一切，全仰賴班恩告知。不過有一天，她也會接到陌生的奈許醫師來電，要她到衣櫥後方找出日記。克莉絲汀藉着日記的累積，一天天重建了自己的歷史，但其中細節漸漸和班恩、奈許醫師的說法產生矛盾。究竟哪一個版本可以信任？今天醒來，她翻開日記，第一頁只寫着：別相信班恩。

張鐵志

反叛不應只是一種姿態



狂熱的知識青年

張鐵志形容自己是「狂熱的知識青年」，讀大學時對哲學、社會學就很感興趣，讀博士，也選擇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。對他來說，台灣的政治問題是自己一直關注的焦點，而音樂則是從小的愛好，是「回家後的興趣」。

「我對60年代的歷史很感興趣，後來發現美國60年代的反叛運動中，音樂扮演了那麼重要的角色。就像是那個時代很重要的原聲帶一樣，Bob Dylan、Beatles都是那個時代不可或缺的反抗文化之一，在歷史上起了很大作用。我真正開始寫這篇文章大概是在97、98年的時候，因為平常讀一些西洋的音樂雜誌，總會讀到一些音樂人參加甚麼活動，有些還蠻激進的。沒記錯的話，我第一次寫這樣的題材的文章，後來收在《聲音與憤怒》裡面，寫的是英國的一群另類樂隊去批評首相布萊爾的事情。我覺得蠻驚訝的，平時這些我們不覺得是激進的樂隊，而是很大牌的另類樂隊都開始起來反抗。我對布萊爾的新中間路線本來就很感興趣，（何況再）加上這些音樂人。我想一般讀者大概不會關注這樣的議題，所以把它寫出來。後來一系列寫的其實蠻多是音樂人對現實的參與和反思，因為我的專業背景是政治學，就覺得可以和讀者分析這些議題，比如說貿易，我寫過有一個樂團Coldplay對公平貿易的關注。那些是寫作的起點，沒人做的事情我就要做做看。」

2004年的《聲音與憤怒》，開啟了一個新的視角，讓大家可以看到搖滾與社會之間的關係；2007年的《反叛的凝視》，張鐵志進一步聚焦於當代西方的政治與文化反抗運動，可說是記錄了音樂如何介入社會的事件簿；到了2010年的《時

代的噪音：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》，則把一系列西方重要的抗議歌手的故事娓娓道來，音樂人的個人風采固然更加突出，而他們與所處時代之間的微妙聯繫更讓人深思。

張鐵志說，在台灣寫作，他很清楚自己定位與目標，作為一個公共領域的作者，就是要去批評與對抗那個政治權力。而在內地寫作，則有不同的側重，更多是透過台灣例子去談民主的觀念。「不敢說是啟蒙，但希望能帶來一些刺激，包括很多編輯也希望我寫台灣的公民運動，期待我寫這些可以為社會發展帶來可供參考經驗的題目。寫音樂，剛開始時也只是介紹性，沒有想太多，但當我的第一本書2004年在台灣出版時，得到的回饋是很大的。讀者感覺到很大啟發，玩音樂的年輕人也發覺原來音樂有那麼大的力量，一些年輕人也開始關注社會議題。後來我就有點刻意地想要去起到一個作用。聽搖滾樂的人總覺得自己很反叛，很屌的樣子，我想去說，反叛不應該只是一種姿態，今天罵一個髒話，或在舞台上裝個樣子甚麼的；而是具體的，有很多人在具體做一些事情去改變社會的不公不義。」

中國搖滾的春天

在我小時候，時常聽父親說起崔健，那把聲音彷彿是那一輩人青春的號角。張鐵志說，中國的搖滾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。

「崔健吹響搖滾的號角之後，魔巖三傑啊，唐朝啊，帶起了所謂的中國搖滾的盛世，那時商業化的操作比較成功，是滾石公司操刀的。90年代中期，有人認為是沒落了，也有人認為那是最好的黃金十年。因為那時出現了一批比較犀利的搖滾樂隊和音樂人，包括左小祖咒的第一個樂隊。但是之後，（中國搖滾）

大家都很樂於把張鐵志與老友馬世芳放在一起談論，馬世芳的《地下鄉愁藍調》與《昨日書》用文藝範兒寫音樂。「寫音樂，寫回憶，寫個人生命與時代的交響」。張鐵志的《聲音與憤怒》、《反叛的凝視》和《時代的噪音》，寫Bob Dylan，寫Bruce Springsteen，寫U2，關注的是音樂與社會的反抗運動。

馬世芳形容張鐵志是「冷靜的研究者，熱情的歌迷」，張鐵志則說馬世芳是典型的文藝青年，相比之下，自己對社會科學和政治更加關心，寫音樂，寫的也不是自己的青春回憶，而是西方重要的抗議歌手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。

2008年，《聲音與憤怒》在內地推出簡體字版；2010年，《時代的噪音》的簡體版出版。同年1月，張鐵志開始在《南方都市報》撰寫自己在內地的第一個時評專欄，之後各種報刊雜誌的邀稿紛至沓來；3月，他開通微博。在香港，他透過facebook與年輕人互動，還與楊照一起為報紙撰寫名為「台北觀察」的欄目。

以自己也從來未設想過的超快速度，張鐵志成為內地與香港讀者眼中的熟面孔。他說：真沒有想到。

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真的徹底地下化了，也沒有主流公司的操作。2000年後，中國搖滾樂好像又從地下重新爬出來了，2000年的迷笛音樂節其實人是非常少的，後來到今天人越來越多。2008年後，是一個新的景象，搖滾樂和青年亞文化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，商業公司也看到這個現象，比如說Converse球鞋就找來後海大鯊魚作宣傳。越來越多人接受這個事情，好像有一個新的榮景出現了，但是這裡面有多大程度是真實的，是值得討論的。我之

前在北京的河酒吧看它十周年演唱會，十年前，這些人都沒有名氣，現在這裡則被視為中國新民謠運動的起點。周雲蓬、張瑋璋……他們各自都有一片天地。」

張鐵志說，比起台灣、香港，中國內地的搖滾現狀十分有趣。「在西方，我們覺得搖滾樂和主流音樂沒有太大的差別，一直到現在，U2這種樂隊你不會覺得是不主流的音樂，可是在亞洲好像還是有這樣的一條線。在台灣，搖滾樂好像意味著另類一點，像有些人覺得當五月天變得主流以後他就不搖滾了。內地也是，主流音樂市場是一塊，搖滾又是另一個圈子。搖滾圈現在最著名的一些人，最關注現實的，以左小祖咒和周雲蓬作為代表，更不要說民謠和搖滾的大哥級人物，像崔健，他們的影響力很有趣，好像超越了音樂，而是在文化界，甚至對人們對社會的思考，都起了很大的作用。」

音樂節背後的憂慮

近年來，中國的搖滾音樂的確好像一下從地下冒起，各種大大小小的音樂節鋪天蓋地湧來，如果你愛刷微博，會看到在不同的城市，音樂迷們都有大把的好去處。但這種熱鬧背後，有多少是真正的蓬勃，又有多少只是好看的虛幻

泡沫？中國的搖滾音樂，或是另類音樂的新盛世真的到來了嗎？

「的確有不扎實的東西，去年有一個高潮，很多地方政府在辦音樂節，以拉動旅遊和地產業。我去年去了北京，好像是房山的一個音樂節，在那偏僻的地方，臨時搭建的戶外圍牆上全部都是地產商的招牌，因為那裡兩年後要蓋樓盤。這是最典型的炒作手法，借此讓這個地方有藝術文化氣氛，是地產商和地方政府共謀。那個音樂節人也很少，不可能賺回來，他們謀的也不是音樂節賺錢，而是之後。但是這對音樂來說不是壞處，（歌手）有更多演出機會和演出酬勞。我是覺得這是短期內的現象，兩三年內有的（音樂節）就會慢慢結束，不會一直維持每年都有一、兩百個音樂節的情況。真的辦得好的才會留下來。我沒有參加過很多內地的音樂節，所以沒有資格去評斷哪個好。我只參加過迷笛音樂節、草莓音樂節，還有摩登天空音樂節，還有就是剛說的那個怪怪音樂節。迷笛、草莓啊、摩登天空啊，這幾個團隊是比較靠譜的。」

問張鐵志香港獨立音樂的現狀，他說且不說80年代的明哥和Beyond，香港的黑鳥樂隊大概是全華人世界第一個抗議樂隊，比台灣都早。現在他喜歡的，還有「迷你噪音」。「最近這幾年香港抗議運動也有更多年輕音樂人的介入，感覺這幾年又更活潑了。不僅反映在文學上，音樂上也是，像80後樂隊My Little Airport，很好的歌詞。從先行者到現在，似乎是新一波的復興。只是除了主流音樂外，香港的其他音樂——不只是抗議音樂，還有獨立音樂，都比較微弱，沒有太多傳播的渠道，甚至沒有固定的演出場所，比台北更糟糕。（這個環境）比台北和北京嚴苛許多。」他說。

「影響的焦慮」與一種文學評論自述

書評

文：彭瀾青

布魯姆在70年代以《影響的焦慮》(The Anxiety of Influence)一書震驚英語文學評論界，成為他的學生學術標誌，但隨後卻沒有以理論作品繼續鞏固其理論基石，反之寫了不少關於解讀聖經、猶太卡巴拉教義、莎劇及英詩等的評論書。多年以後，作者以耄耋之齡寫出了《影響的剖析》，剖白他的閱讀經歷，並重申《影響的焦慮》的主題。

所謂「影響的焦慮」本是布魯姆閱讀詩歌的理論主張，主要是參考了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對「焦慮」的解釋，將詩歌文本視為作者受詩歌傳統影響的結果。根據布魯姆的理論，每位文學家天生皆有與前人爭雄、甚至超越前人的慾望，這成為了延續文學譜系的原動力。布魯姆以莎士比亞為英美文學譜系的坐標，後者在各方面影響了密爾頓、濟慈、布雷克等英國詩人；而惠特曼則為這一傳統在新大陸的對立人物，他影響了布魯姆鍾愛的哈特·克萊因和華萊士·史蒂文斯，還對博爾赫斯甚至艾略特等詩人產生影響。這與當時大行其道的文本分析大相逕庭，循文學傳統影響分析作品的做法也受到不少人的議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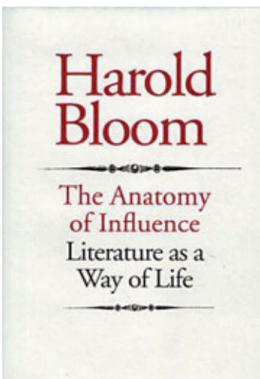
即使作為一位文學評論家，布魯姆也深受弗萊(Northrop Frye)《可怕的對稱》(The Fearful Symmetry)一書影響，畢生保持對弗萊的崇敬。作為著名的耶魯文學教授，布魯姆對「新批評」不滿，更不苟同受法國解構、後現代思潮影響的新犬儒派觀點(Neo-Cynicism)，承繼了弗萊的文學評論精神及對聖經的詮釋。「可怕的對稱」是布雷克詩作《虎》的末句，而被弗萊引用為書名的布雷克詩歌評論集則是在二戰時寫成，正如與弗萊觀點下的布雷克詩歌一樣有其歷史社會語境。布魯姆身上亦帶着大量弗萊的痕跡，此書

名稱更令人聯想到弗萊晚作《批評的剖析》。

書中的文學觀點頗具啟發性。布魯姆自道：一直以來，「文學之愛」(literary love)是他閱讀及文學評論的驅力，文學評論家必先愛上閱讀某詩人的作品，才能在喜愛和了解之上創立自己的評論；同時，他也討論了「崇高」(The Sublime)。自羅馬的朗吉努斯以來，「崇高」成了文學的目的，甚至影響到哲學家柏克和康德的美學觀點。但在多年追求這種「超驗」美學特質過後，作者直言自己還是比較認同伊壁鳩魯式的閱讀愉悅，這又可以「文學之愛」作參照。

布魯姆視莎士比亞筆下人物為日後文學發展的線索，其實莎劇人物既是贏得後世讀者歡心的要素，也是精神分析的最佳範例。而布魯姆則以哈姆雷特和伊阿戈兩大角色為例，說明莎士比亞創造了杜思妥耶夫斯基都沒法灌注其中的元素：人物的良知(conscience)，這種彷彿內在獨白的聲音，正好成為後世英美詩歌在文類(genre)敘述及抒情方式上的重大泉源。

雖然有莎士比亞這堵經典之牆的焦灼，詩人們還是透過對伊壁鳩魯哲學的影響焦慮進行創作，其影響



書名：Anatomy of Influence (影響的剖析)
作者：Harold Bloom (哈洛德·布魯姆)
出版：Yale University Press
出版日期：2011年5月
定價：港幣243元

之源頭即為伊壁鳩魯派詩人盧克萊修。作者認為這種情況發生在其聲音比不上經典人物（如但丁、歌德等）強大的詩人身上；例如在19世紀的英國，最明顯的例子無疑屬於雪萊，在意大利則為萊奧帕爾迪，如此現象還發生在後來美國的惠特曼和華萊士·史蒂文斯身上。憑藉這種詮釋，作者把雪萊、惠特曼和華萊士·史蒂文斯重新視為另類經典，這與現代派詩人艾略特之重視密爾頓或詩人奧登之推崇拜倫，其精神南轅北轍。作者在書中也記載了奧登在作者面前質疑雪萊的經典地位，然而布魯姆卻在兩位現代詩人的自然基督教觀點外，加入了享樂主義的文學旨趣作為目的，豐富了傳統對詩歌創作動機的慣性答案。

除了影響的焦慮和寫作的愉悅外，是否還有別的原因讓詩人創作？從文學史上（尤其是詩歌史）看，似乎「重現現實」只是小說家動筆的最大動機。或有論者認為布魯姆無視現實，在強調階級、社會關係和歷史的左翼文學評論家特里·伊格爾頓(Terry Eagleton)眼中，布魯姆的著作只不過是花哨的文章而已。這卻屬於兩套水火不容的價值觀，沒有其中一方可以指出對方全然謬誤，兩者各自解釋文學領域的不同範疇，當可發揮互相補充的作用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至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vp@gmail.com